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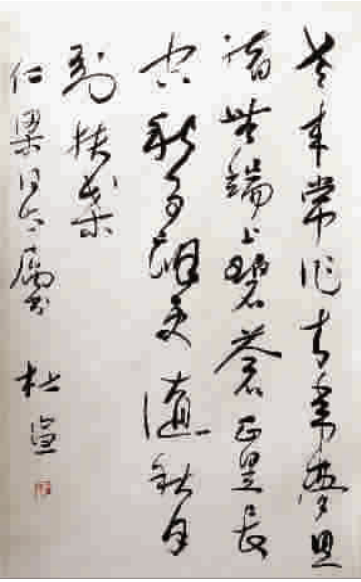
老来常作青年梦

◆ 王人梁

前些日子，应中行兄相邀，到一家茶宴馆喝茶。茶宴馆陈设雅致，一坐便能使人心平气和。馆内多间包房间间有特色，主人收藏的艺术品陈列其间，供客人欣赏，由此多了一分文化的气息。我们在一间包房坐着喝茶聊天，好像这茶也能喝出和平时不一样的味道，笑谈间声音也不由得比平时低了两个音。大家看到墙上挂着一幅杜宣先生为主人书写的条幅，极有文人气，便不约而同地都赞杜宣的书法好，无一点匠气。朋友们知道我喜好书画，就问我是否藏有杜宣先生的书法，这一问就让我想起近二十年的往事。

那年杜宣先生刚过八十大寿，我有一位朋友和杜宣先生交往甚好，他送了我几册有杜宣先生亲笔签名的著作。我问能否为我引见一下杜老先生，因为我仰慕杜宣先生文采的同时喜欢他的书法，希望能一并遂了心愿。朋友爽快地答应说没有问题。过了几天，朋友就约我去杜老先生家，见到了这位心仪已久的老人。杜老很和气，也十分健谈，他叫我们坐下，叙说中，我为他那渊博的知识和惊人记忆力所折服，不知不觉已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不好意思，生怕影响老人的休息，便起身告辞。老人客气地说不要紧的，再坐一会。我说您老该休息了，老人笑着说没事，他喜欢和青年人说说话，年轻真好。朋友在旁说我喜欢他的字，哪天能为我写一幅。没有想到老人当即说好啊，现在就写，过时恐怕忘了。杜老问我想写什么，我说您老看着办，什么我都喜欢，老人听罢就拿来纸，写了“老来常作青年梦”这一条幅。我心中很是感动，老一輩的心中如此坦荡，不为名利，将能让他人高兴，作为自己人生的乐事，这一切都是我辈学习之楷模。

今日思来，杜宣先生虽已离开多年，但如人人能有那种以他人之乐而乐的精神，世界将多么美好，愿杜老先生的精神永存。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这是温庭筠的《菩萨蛮》，写一个女人晨起梳妆的情形，令人怀想。不仅是像温庭筠这样的“花间派”词人，就连豪放派的辛弃疾也曾温柔地写道：“倚栏看碧成朱，等闲褪了香袍粉。上林高选，匆匆又换，紫云衣润。”把季节变换带来的美容与服装的更换写进诗词。总之，胭脂、红粉、画笔、花黄等都是古时闺中的必备之物。而相应的承载之物比如胭脂盒、粉盒也开始变得多种多样起来。像图中这个粉盒(如图)，便是珐琅器，价值不菲。

该粉盒不太像粉盒，乍一看会以为是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色彩的艳丽程度简直可以跟真蝴蝶相媲美，这便是珐琅的好处。粉盒为清代作品，高 5.5 厘米，长 17.5 厘米，呈蝴蝶形，蝴蝶的两个翅膀分别是粉盒的一端盒盖，也就是说粉盒有两个格子，可以盛放不同的梳妆品。蝴蝶栩栩如生，眼睛，触角，翅膀，身体都清清楚楚，就仿佛秋天时，忽然在乡间的小径上飘然而来又悠然而去的大蝴蝶，令你怀想虽然秋天已经到来，蝴蝶行将凋零

粉盒上的蝴蝶梦

◆ 黑王辉



的生命却这般快乐。你会感慨:人生也应如此，该纵酒时且纵酒，该高歌时且高歌，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才是真。就像女人的容颜，胭脂红粉只能点缀青春，却不能掩饰岁月留下的伤痕，所以在青春美丽的时候，要装扮给最心爱的人看，莫到迟暮的时候，一个人独自悲伤。这是粉盒边的慰藉，也是秋之蝴蝶的快乐。

在粉盒的几边上，分别有兰花、向日葵等图案，以及蝴蝶翩

然其间，周围围绕的都是一些绿叶状的缠枝纹。尤其是一边上还有相互缠绕的蓝色“龙凤呈祥”图案，以蝴蝶身体为中轴，呈相互对称的形状，象征着美好的人生祝愿。

珐琅是将硅、硼砂等矿物质加入一些金属氧化物混合以后研磨成粉状颜料，填嵌或者绘制于金属作胎的器皿上，经过焙烧而成的一种艺术品，我国明代的“景泰蓝”，以及现在所说的“搪瓷”，都是这种



杨浦大桥 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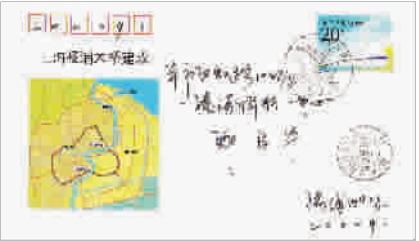
◆ 郑自华

1993 年 10 月 23 日，随着一阵锣鼓喧天，无数的车辆从刚落成的上海杨浦大桥上驶过。这天，对杨浦区的人民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我当时居住在杨浦大桥浦西段，目睹了杨浦大桥从开始动拆迁，到动工，一直到竣工的全过程。1991 年 5 月开工，只用了 2 年多一点的时间，世界上最长的双塔、双索面跨度有 602 米、世界第一的斜拉桥诞生了。杨浦大桥犹如一道横跨浦江的彩虹，无数根排列整齐的斜拉钢索仿佛一架硕大无比的竖琴迎风弹奏。全桥设计精巧、造型优美、气势恢宏，犹如彩虹横跨浦江两岸，是上海旅游的著名景观。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大桥题写了桥名，他老人家以 94 岁高龄登上杨浦大桥时感慨地说:“喜看今日路，胜读万年书!”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据大桥

总指挥朱志豪回忆，邓小平同志在 1991 年 2 月到 1993 年 12 月 13 日，三次登上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在第三次上了杨浦大桥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前不久我去徐汇区武康路的巴金故居参观，看到这样一段史实，1994 年，巴老以 90 岁的高龄，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到过杨浦大桥。两位历史老人先后登上杨浦大桥，可见，杨浦大桥其地位及影响力是何等巨大。

黄浦江上有了 10 多座大桥，可是以地区名作为大桥名称的只有杨浦大桥，而杨浦大桥的浦西段所在的行政区域也因此改名大桥街道。从动工到建成，就出现了大量有关杨浦大桥的纪念品。在这方面，坐落在大桥街道的杨浦集邮协会和上海市黄浦江大桥工程建设指挥部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为杨浦大桥的整个建造过

程，用邮品的形式做了纪念。杨浦邮协和上海市建筑工程管理局集邮协会、上海市市政管理局集邮协会、上海市黄浦江大桥工程建设指挥部，4 家联合搞了 3 次纪念封。1992 年 5 月 27 日，由大桥总指挥朱志豪签名的“热烈祝贺杨浦大桥主塔封顶”的纪念封拉开了纪念杨浦大桥的序幕;1993 年 4 月 16 日，时任杨浦区区长的顾启良题词“祝贺杨浦大桥主桥胜利合拢”纪念封发行。1993 年 10 月 23 日，杨浦大桥正式通车，发行了 1 枚由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陈铁迪题词“杨浦大桥通车纪念”的纪念封。由于杨浦大桥横跨两个区，浦东新区邮票分公司也发行了“杨浦大桥建成纪念”封。浦东新区邮票分公司还发行了 2 套一枚的邮政明信



片，发行了没有面值的纪念张。上海市邮票公司也发行 S.J.F(92)13 的“杨浦大桥主塔封顶纪念封”。国家邮电部专门发行志号为 JF.40 “上海杨浦大桥建成”纪念邮资信封，这在黄浦江大桥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另外，除了纪念封、明信片、邮资封，还有不少部门发行了纪念卡、纪念章。

杨浦大桥建成已经 20 年了。从当时杨浦大桥的上两座桥(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到现在 的 10 多座桥，杨浦大桥不仅是上海的名片，更是杨浦的名片。20 年过去了，有关杨浦大桥的收藏品也成了人们关心、追逐的热点。

一枚很特别的图章

◆ 程多多

去,换一下创作思路”。真的,我很感激父亲为我的绘画前途深思熟虑。那时我跟父亲画画,是他画什么,我也画什么,日子久了,画得很像,这便是父亲常说的,学某位画家,不要学他已经形成风格时的画,而是探究他如何吸取他人的技法,如何一步一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一旦他练成风格了,最好不要去学了,这样会把自己束缚于狭窄的路子上。

到了异国我便开始了我新的艺术生活,国外学美术与我们这儿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别的不说,光是大

量的美术作品让你看都看不过来,开始很不适应,一下子使我无从选择,但几年坚持下来我能慢慢适应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形式上可以变化无穷,笔墨还是对着宣纸。所以,在风格上变化了,我把这些画的新作寄回给父亲看,父亲是支持我的,但也希望我不要彻底改变原有的风格。我听进去了,画的思路可以是新的,但是笔墨还是本家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使我不能完全改变我画的中国画,老外知道我是中国人,他们对中国画特别感兴趣,



他们搞不懂,要我画给他们看,画好了就落款还要盖上我的印章。这时都能获得他们的赞赏。父亲对我在异国传授中华艺术很高兴,希望我继承传承,有所创新,让异国也能感受到中国画的魅力。

不久,我便收到了父亲亲自篆刻的一方印章,在电话里父亲笑着说:“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篆刻和你的

名是什么意思,你给他们解释解释,我刻的印章里边一半用中文另外一半用英文字母,这样合成了中英文对照,其实就是你的姓名的拼音。”从此以后,我

每次在异国作画,就经常会使用这方图章了,老外看了很高兴,认为我很尊重他们,既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又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方印我一直珍藏到现今,每当有老外要我作画,我便欣然盖上此章,我的画所以与父亲拉开差距,与此方章对我的促进有很大关系。